

东江

残荷

■文/夏兴政

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,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,像亭亭的舞女的裙……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;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”我默诵着朱自清先生的文章,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,静静地清华的校园里搜寻着先生走过的荷塘。噢,这北方三月的天,小荷还没露尖尖角,哪里有什么先生描绘的荷塘月色呢?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兴致,只要看一眼曾经的荷塘就已经满足了。

沿着校园并不曲曲折折的路,一路打听,终于来到了清华园后面的荷塘。

荷塘四周依然还有高高低低的树,参差不齐的石头,月光下的荷塘,却结着一层厚厚的冰。朔风吹过湖面,浮在水面上的碎冰在惨淡的月光下,发出打碎了瓷器般的寒光。忽然,我发现一株残荷,静立在冰层之上,叶子干枯萎挂在同样枯萎了的茎干上,显得那么的孤寂无助。

面对这一株残荷,这一片凄冷的荷塘,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问:这就是过去曾经碧绿如玉的荷塘么?残荷无语,冷湖无声。

一眼望去,先生的白色大理石

坐像静静地立在荷塘边上,目光深邃地注视着这一片荷塘。先生,你在怀念南方么?南方是先生的家乡,先生自称“我是扬州人”,那里的绮丽风光和浓郁的文化气息,陶冶了他的性情,养成他和平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。南方有他的亲朋好友,有他年老的父母和弱妻稚子。噢,先生,你孤身一人来到清华,就像这一株孤寂无助的残荷,能不苦闷彷徨吗?

先生,你还在为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悲伤与愤怒么?那一天,北京200多个社会团体,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。当示威游行的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空场上,却不料执政府的卫队开枪屠杀学生。就在先生的身边,一个个同伴、学生倒下了,先生茫然地跟着众人奔逃出去,躲入马厩里,逃到东门口,终于逃进一个胡同里,这才真的脱了

险。这一天,先生历尽艰险,死里逃生了。可这一天,死难者之中,有他熟悉的温雅的学生——韦杰三。先生,迎着熹微的晨光和寒冷的北风,猛抽一口烟,奋笔疾书:“这回的屠杀,死伤之多,过于五卅事件,而且是‘同胞的枪弹’,我们将何以回执别人之口!”

眼前的荷塘还是一片冰面。

凝望着这株残荷,这株饱经风霜摧残的残荷,看似凄清、寥落,却将一生的芬芳浓缩在这枯梗、败叶里,在新的生命萌动写在断梗残枝上,我似乎感受到她默默积聚、涌动着重生的能量。这铮铮的风骨,远比一朵盛开的荷花更具精神。这残荷,远离了盛开时的浮华、喧嚣,看穿了芸芸众生的追名逐利、趋炎附势、尔虞我诈,当她渐渐枯萎时,便有了人生的顿悟。

朱自清先生生命晚期,身体每况愈下,形销骨立,仿佛一株风中的残荷,行将枯萎。但先生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,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,毅然拒绝在“美援”和“美援面粉”的声明上签名,他认为“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,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”。一个多月后他就病交加中去世,却以“宁可饿死,不领美国的‘救济粮’”的民族气节,抒写了生命中最精彩的华章。



蝉说

■文/王正亮

蝉,恐怕要算是当今都市的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昆虫。

笔者是在苏北农村度过孩童时代的,蝉对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不知从小学几年级开始,每年夏天,我们开始寻找、收集知了壳,送往镇上的供销社出售。干燥的知了壳是很轻的,五六只才能卖到一分钱。可别小看这一分钱哦,当时的一张出炉烧饼也不过三分钱。忙一个夏季,可以替我们交上一个学年的学费。

那时,出门上学,我们总要带上一个塑料袋,说不定哪棵树上就会有惊喜的收获。小小年纪也有了竞争意识,有时为领先别人一步,起个大早,把离家不远的几片树林寻个遍,一有发现,不管它在何处,纵在水边抑或高枝,均悉数采收。后来,我们发现,大雨冲刷过的树底下,会有一些绿豆大小的孔眼,伸手一抠,必见有拇指粗细的圆洞,内中必有一只鲜活得像龙虾似的蝉蛹。这当口,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,将蝉蛹挖回家,折一截树枝插在家中的院子里,任其攀爬。蝉蛹一般是在夜间蜕壳,故而一早醒来,树枝上、树叶上必留下知了壳衣,那蜕得早的,已是羽翼丰满,飞得无影无踪;蜕得晚的,自然是走不了了,迟早成为鸡、鸭的早餐。

星期天不上课,可以跑得远一些,进行更大规模的搜索,运气好时,一天能采到二百只左右。每过一段时间,小伙伴们便相约一同去供销社的收购

站,有背塑料带的、有拎篮子的,也有捧着纸盒子的,一一排队过秤、开票、取钱,喜不自禁地一遍遍数着自己辛苦挣来的钱,嘴上笑着,心里乐着,那甜美劲儿,就甭提了。

蝉,古称蜩、蚱蝉等,俗称知了、解了猴、解了龟、胡凉等等。成虫都是生活在高大树干上,它们都长有一支像针一样、中空的刺吸式口器,用以吸食新鲜树汁。雄性的蝉腹部有一发音器,能连续不断地发出尖锐鸣叫。成虫交配后产下卵,散落在树枝树叶上,随之掉入泥土,钻进地下,少则两三年,多则十几年,衍变成蝉蛹,在黄昏或黑夜爬上树,蝉蜕羽化。在黑暗中,蝉蛹先从背部的裂缝中探出头,继而露出绿色的身体和褶皱的翅膀,留下一个空壳,即蝉蜕。蝉成虫即高飞而去,这个蜕变新生的昆虫,最长寿命也不过60—70天,深秋一到,成虫蝉便一一死去。

蝉的生存是建筑在残害树木的基础之上的,严格地讲,它是一种害虫,但蝉对人类还有两大贡献。一是幼虫蝉蜕变过程中留下的蝉蜕,是一种富含甲壳素的天然中药,可用来治疗风疹瘙痒、破伤风、小儿惊痫。二是蝉蛹富含营养物质,干基蛋白的含量在70%以上,维生素及各种有益微量元素均高于一般肉类食品,可称其为古今食品中的蛋白王。煎炸食用,是一种时尚的健康菜品,现已有大量人工养殖,专供餐桌享用。

有趣的德国小伙

■文/郗金兰

外甥在杭州结婚,迎亲的队伍中,有一位高个儿、白皮肤、蓝眼睛、挺拔鼻梁的帅气外国小伙。他手捧一束鲜花,伴随新娘左右。出于好奇,我关注着外国小伙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娘的好朋友,一位德国小伙,我说不清他的名字,且叫他德国小伙。

婚礼首先在大酒店的草坪上进行了一场中西结合的仪式。仪式结束,新郎请各位来宾现场喝香槟酒,吃蛋糕。妹妹给我端来一碟蛋糕,我用勺子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。德国小伙也得到了一份蛋糕,可转了一圈,找不到勺子。新娘无暇照应他,他纠结半天后,自言自语一番,只见他左手端碟,右手抓蛋糕往嘴里送,完了他用餐巾纸擦干净手,在众目睽睽下他没有尴尬,没有做作,吃得很爽,动作神情令人捧腹。原来外国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讲究。

婚宴上,我恰与德国小伙同桌,我发现他会说汉语且说的很通顺。通过交流,我知道他是来中国大学学汉语的,为时已一年。德国小伙告知我:他说汉语不流利,看中文报纸有障碍,因此他每天早晨要读汉语、写汉字、背词语解释,有机会就和中国朋友用汉语交流。他说他弄不懂汉语的一字多义,一词多义和多字一义、多词一义等现象,常常弄错出笑话。

宴席上上了一道“清蒸甲鱼”,转到德国小伙面前时,中国客人请他吃甲鱼。德国小伙朝甲鱼看了半天后问:“这是什么?”一位热心大姐告诉他:“这是乌龟的小弟弟甲鱼,好吃有营养。”德国小伙似懂非懂

地点点头,却不知从何下筷。热心大姐夹了一块腿肉放在德国小伙的盘子里,他双目注视着带脚趾的腿,面带难色地问:“怎么吃?”大姐再次热心指导:“软的(指肉)吃下,硬的(指骨头)吐掉,就这么简单。”德国小伙小心翼翼地品尝了一块。我从德国小伙的表情和言行举止发现,他很有兴趣地在接触和品尝中国的饮食文化。

幽默的热心大姐故意拿德国小伙开玩笑:“你是新娘的男闺蜜?”德国小伙似乎没听说过,也没学过闺蜜一词,而且前面还加个“男”字。看他神情,疑惑多多,但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幽默大姐学习讨教:“什么是男闺蜜?怎么写?”幽默大姐解释说:“门里有个圭,圭是美玉和宝贝。以物比喻人,是指家里有美丽的姑娘。蜜就是蜂蜜的蜜,指友情甜蜜和愉快。闺蜜是现在女性对女友的新称呼,闺蜜也可以是男性,所以你就是新娘的男闺蜜了。”幽默大姐说完用手指在餐桌上一笔一画地写给德国小伙看。这时新郎和新娘刚好到我们桌来敬酒,德国小伙冲着新娘甜甜地笑了,全桌的人也跟着笑了,德国小伙似乎终于搞懂得了闺蜜甜蜜的意境。

婚礼过后,外甥媳妇告诉我:“德国小伙很有意思,送给我一个大大的红包,内装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。我不肯收,可他说‘按照中国的风俗,送出去的红包是不兴收回的’,我只好收了。”这个德国小伙真有才,虽然到中国只有一年,不仅对中国的送红包习俗都已精通,竟然还懂得“八”谐音即“发”。